

# 卷四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4  
 編號 D783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秦惠文王

詛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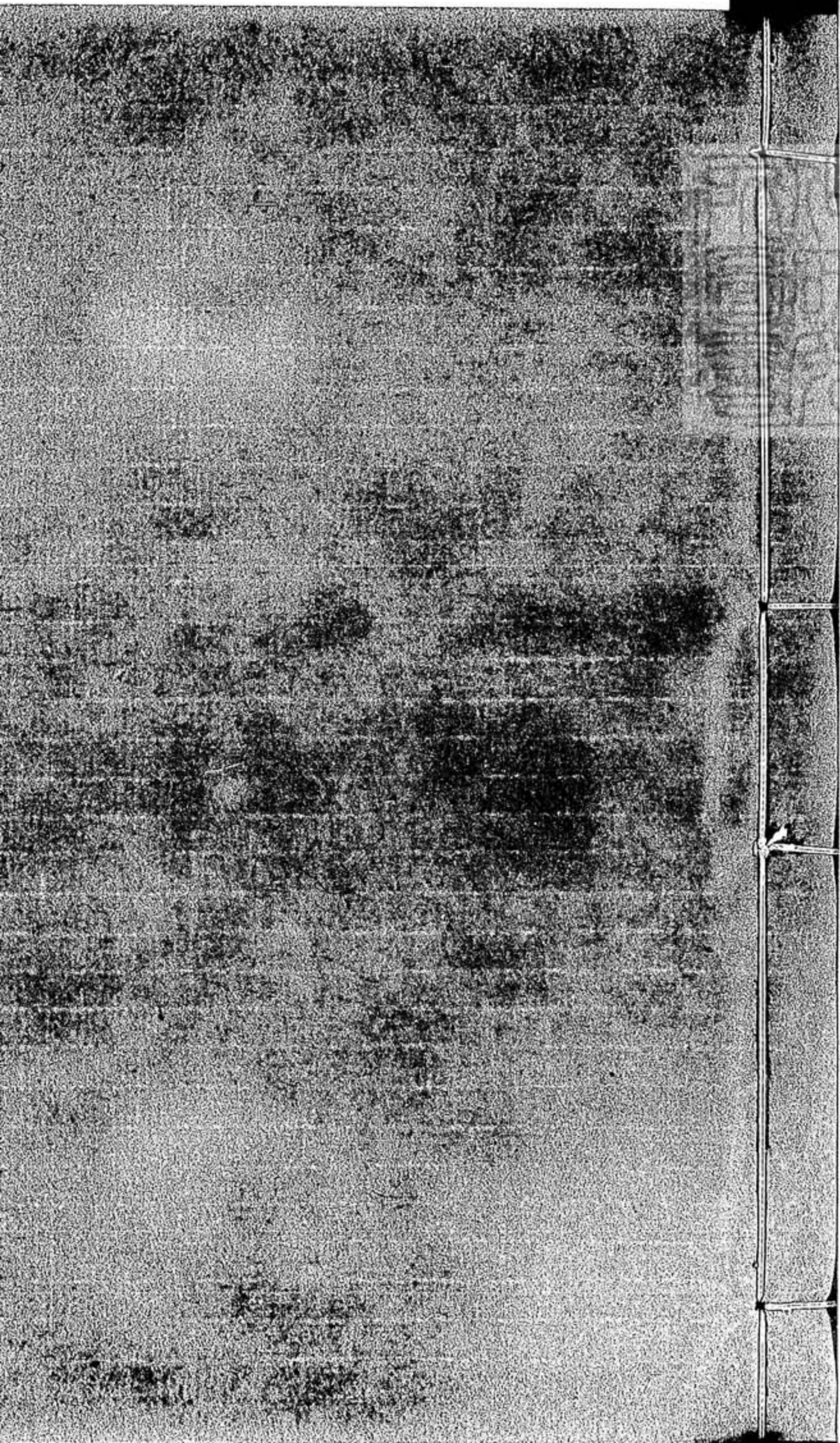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又秋本作不顯大沈又秋

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







秦漢文卷之四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晁錯

論貴粟

務中表

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事

錯為人峭直



深刻

師古曰隋與峭同謂峻愜也音于笑反

孝文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



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又百石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

人情一食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

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溥。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未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

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

師古曰合一曰得刃謂交兵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

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于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

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山木所在

師古曰山此古草字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

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

日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桂葦竹蕭師古曰桂葦亂也葦葭也蕭蒿也桂音莞

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

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

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

日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兵之

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楊同應劭曰袒楊肉袒也師古曰楊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

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師古曰易

平也音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

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也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

擊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師古曰次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師古曰罷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

其驍銳可用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

衝突敵人也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勁弩長戟射疏及

遠師古曰疏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

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

曰騶音馬驟乏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

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

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

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鼓字其音同耳



臬音牛列反 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

即謂檠也 曰革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

楯一曰革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

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

曰薄 迫也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 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

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

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 夫以人之死爭勝

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師古 則悔之

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為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此萬 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

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客反

南攻

楊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

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

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

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穎曰土地寒故也

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

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奮

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

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

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

之也

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

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筭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

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唱也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

音直

其勢易以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何以明之

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

如飛鳥走獸於廣野

師古曰野字

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南晦

師古曰晦古畝

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為費甚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寒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

代也音庚又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藺石

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

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

長六尺二步一荅上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

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非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人師古曰調言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

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

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

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

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

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不足募以下奴

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

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物徙之時縣官具廩

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



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

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

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

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

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本主以半償之縣官為贖贖也師古曰此承上

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

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

邊者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

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

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

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

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

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

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

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戶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

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

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

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

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  
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  
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  
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旋踵回旋其足也  
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  
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天治則終

身創矣

師古曰創懲也也音初亮反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

用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能困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

下財察

鄒陽

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  
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  
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

### 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

圖曰未央

懸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

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也

畫地而人不犯兵加

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

子容兵之據

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何則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

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見

外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

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闔城不休救兵不

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

幽死文帝上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

得河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

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

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

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瑩光為濟南王也

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

王章梁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限也泰山郡有博陵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山王陽為廬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

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有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

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雖使荆王獻青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雖使

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

假言吳思助漢人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

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



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今

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游者謂之談說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則無國

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洩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

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

風高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

悅先生之行臣聞鷲至鳥累百不如一鷲孟

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

鳥比諸侯鷲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

之時應劭曰 後分為三 武力鼎士衽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

且成市服虔曰衽服大盛玄黃服也臣贊以不

能止幽王之沈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淮

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義不得雖

諸賁不能安其位亦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

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死曰勇士故願大王

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

明求衣

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自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衰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

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哀邾儀父者也

深割嬰

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王

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

徒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晉

書注以璋為詳

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與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與居自殺又

日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今天子新據先

帝之遺業

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

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

誤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灌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

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

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留也牧

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謂項王敗走也言國家不可度幾得之也願大王孰察之

### 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日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書長平

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

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

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夫精誠變天地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張晏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敢斥王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楚山之下奉而

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玉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

也刑其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

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

今鳳兮何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德之衰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胡夾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善曰史記曰比干

聖人之心有士竅剖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

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鳴夷之革浮之江中

應劭曰取馬革善曰史記曰比干

鳴夷鳴夷檻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神

頭不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

相知蓋而語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軻曰願

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

持其袖右手搥其胸於期從之自刎徐廣曰搥

下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

切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

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

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贖鼻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

刑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郭范睢摺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魏相魏之

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

出亡入秦為應侯廣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

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

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

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比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

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

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此二

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

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子行宋信子

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國語冷洲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善曰言

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強盛史記曰齊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

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

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



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善

史記曰舜弟象傲常當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

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

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

即位田常為相五年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齊國政皆歸田常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疆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

卻蕞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

人掌內袪袂也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

勃鞞字霸楚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天下今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

受其賜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

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



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  
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  
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  
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  
逃乃為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善曰言士有功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  
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蔡澤說應侯曰  
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藟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  
無所愛惜也

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  
戰國策乃觀謂田單曰跖之狗何况因萬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  
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  
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  
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  
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

柢輪困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

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蒂善曰廣雅

曰蟠曲也因去倫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

離薄基切音衣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

右先為之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

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朽株樹功而

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

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

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盼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

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

日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

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

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眾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弊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

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窮首見秦王驚

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

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邁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

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

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垣蔽也然惟

妾之所止牆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漢書音義曰皁

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

此鮑焦所以忿

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

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

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

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晉灼曰史記曰書紂作朝

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

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

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

枚乘

奏吳王書

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

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

夫全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

以正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士不過百里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

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

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

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馱鼓而驚之係方

...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夷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

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

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

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

深其危必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

或曰吾已矣矣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

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若所

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鷄卯基變所欲

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

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弁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

窮之極樂善曰敝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

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越也元為奏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

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青處以息迹愚亦甚矣

孫卿子以為演濁梁景音影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

止沸七余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

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死異作渠而止水抱幸而旧

也火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中善曰在國東蘇厉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木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自善曰

也泰山之雷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

字殫盡也極之鯁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

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

大較易為智曲難辯為惠也徑去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

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生蘖足易去也莊子曰豫

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據其未生先其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壯交切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礪磨也礪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 再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氏

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羗葑之塞東當六國之

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六國葑葑都最大葑在洛切六國也見李斯書

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

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

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羗葑此其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

多秦十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譬猶言量也

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善曰謂漢鼎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

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

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

東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

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軍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

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

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修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

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池臺臨道上深壁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

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

分之中得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襲水戰者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善曰吳饜軍自海入河故入魯

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

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也晉灼曰齊孝王將問

國不從後亦布等聞楚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

乘已言之漢書與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

此必有一誤也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

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今大王

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張韓將此地如淳曰張張

王必見制於此也也善曰將北地謂將羽韓韓安國

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

如淳曰宿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

願大王孰察焉

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

不安亦少間乎言玉之美也史記新垣衍謂魯

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曰間也太子曰憊謹謝客說文曰客因謝辭也

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

凡人幼者將來之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

邪氣襲逆中若結轆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

王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紛沌澹

淡噓唏煩醒紛沌澹淡憤羣煩悶之貌也王逸

不泣曰啼噓與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

酒曰惕惕怵怵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萬中

不得所者是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

奪則虛黃帝八十一精神越漑百病咸生呂氏

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春秋

平上逸楚辭注曰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

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客曰今夫貴人

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

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

居處飲食則溫淳甘臙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

曰夫香美臙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臙理皓齒

而損精說文曰臙暎易破也臙昌內切腥肥肉

也池真切說文曰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燂執暑

釀厚酒也女龍切

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

詳廉切燂亦熱也笥灼切

將銷鑠而挺解也

國語注曰鑠銷也

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

夫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機

以自佚命曰台廢之機高誘曰台至也廢機門

內之位也乘輦于官中游翔至於廢機故曰務

以佚也故乘引台廢而為廢痿未詳乘之謬洞

為好訶而改之聲類曰台詞理切廢渠月切

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

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多陰則廢多

曰廢逆寒疾也痿廢不能行也

曰伐性之斧

靡鼻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

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

食高誘注曰老子云五味實口爽腸故謂之爛

賜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醲厚之味也

今太子膚色靡鼻四支委隨筋骨挺解

靡細也鼻澤也

隨不能屈伸也

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

曰惰懈惰也應劭漢書注曰疏弱也餘乳切越

女侍前齊姬奉後

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日越王勾踐竊有天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眾妾之總稱也往來游醮縱恣于

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王逸楚辭注曰淹久

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

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臟韓子曰扁鵲謂晉栢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猶可陽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鑿也栢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栢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

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

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承間語

事變度易意楚辭曰願承闕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為羽翼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

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

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

于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

而無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

文曰扶蘇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

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逆波

之波也澹淡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

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

異鵠感周朝則鸛黃鵠鳴焉爾雅曰鸛鵠黃高唐賦曰王

之鵠也昨鵬黃禮記曰仲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鳥

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鵠與

曷並音渴曷音且也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

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鷓鴣於是背秋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論

日師摯之始閔昨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

師摯魯太師也以其二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

易謂之易京野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孤子

日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

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

注曰鈎帶鈎也相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

隱以前長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



秦漢文卷四

三



漸兮雉朝飛

宋玉笛賦曰麥秀漸兮鳥華

向虛

整兮背槁槐

說文曰槁與

依絕區兮臨迴溪飛

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

行蚊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

周書曰蚊行

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也居

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蝮為螻兩雅曰蟻蚍蜉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物牛之腴菜以筍蒲

說文曰物以芻草養

幾何物或為蕪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藪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

胃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

禮記曰士無故

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調以菜調和之

也胃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

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饒高誘曰苗山楚山也

安胡未詳一日安胡彫胡也宋玉賦曰為臣

炊彫胡搏之不解一啜而散 禮記曰無搏飯徒

之飯也穿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 呂氏春秋曰

劣切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 能踏之臠

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勺藥之醬 左氏傳曰宰夫臠能踏不孰方言曰

和齊鹹酸薄者之炙鮮鯉之鱠 薄者未詳一日

茹菜之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晉酒

總名也列芬芳若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

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

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

玉杯象箸王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美必將熊蹯

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說文曰歡飲也昌悅切

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

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

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

秋曰岱故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

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

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也太行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

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穉麥服處

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而後兔前

躁中煩外以穉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

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羈堅轡附

產將與人易張隊債與外強中也

易路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

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

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

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

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

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徒

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侯之弟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

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

佚於是使射于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

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子孫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知

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遠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

子期為趙簡王取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道爭千里之發也

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

汝水出魯陽山吏北入淮汝海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

湖其樂之忘死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無有天下無有

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

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浮游覽觀乃下置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酒於娛懷之宮娛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

也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

黃堂為隍隍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雀鷓鴣溷章鳥名未詳鷓鴣

鵲翠鬣紫纓鬣首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龍

德牧並鳥名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

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卯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寂寥籌蓼蔓草

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籌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常懷寂寥無聲淑與寂音義同也字

書曰藹猪草也夫尤切猪音猪毛菴詩傳曰蓼水草也力烏切苓古蓮字也女桑河

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菴曰女桑桑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

旁赤莖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山苗松未詳一曰苗也孔安國尚書梧桐并欄極望成林賦注曰并

傳曰造至也梧桐并欄極望成林賦注曰并欄樓眾芳芬鬱亂於五風沒大庭氏之王有天

下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異色也

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列坐縱酒蕩樂閉與陽送開消息或為須臾也

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行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我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

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滋味雜陳肴糝錯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諤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練日諤備也

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曰流也

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

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沉湎也許慎曰鄭衛

新聲所出圖也皓樂善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吳娃閭姬傳予之徒

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

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膺先施

我微舒段干傳予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

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

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姬子奢莫之媒韋昭漢

書注曰閭姬梁雜裾垂髻目宛心與司馬彪子

王魏嬰之美人

髮燕尾也宛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

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嬈也髻所交切

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為

蘭澤芳澤雜芷若以蒲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

芳嫵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

中釋朝服襲嫵服人御於君也

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

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



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驎文如騏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土車不能飛

軫鄭玄曰如今右夏服之勁箭左烏彌之彫弓

憲車也力廷切

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义也烏彌已見子

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

柘起彈烏烏乃彌呼此枝

蘭澤弭節乎江潏

雲林雲夢之林楚辭曰羲和

掩青蘋游清風

類似沙 陶陽氣蕩春心 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而大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

曰春夏為陽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 逐狡獸集輕禽

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於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

也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

巧 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恐虎豹懼鷲鳥 爾雅曰逐

馬鳴鑣魚跨麋角 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鑿鳴於

角也 履游麇兎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

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 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

淫而上幾滿大宅 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

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注曰運轉也音旋 旌旗

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

觀望之有圻 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慢也墨或為塵

也說文曰圻地圻慢也魚斤切 純粹牲犧獻之公門 尚書父詩曰乃攘竊

神祇之犧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全應邵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萇曰獻豸于公 太

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

闇莫兕虎並作莫闇貌也說文曰莫日且冥也毅武孔猛袒楊

身薄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

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白刃磴磴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收獲掌功賞賜金

帛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曰掩

覆也毛萇詩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毛詩

傳曰肆陳也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腍又曰包鱉鮓魚鄭

日旨酒思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

日以御賓客也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

諾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貞信之色

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

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

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孔安國尚書傳曰斃厭也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

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

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

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

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

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爾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曰譏

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

所由然也畧智也縷辭縷也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

汨兮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兮恍兮儻兮儻

兮廣雅曰儻卓異也浩瀟養兮恍曠曠兮秉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爾雅曰秉執也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流攬無窮歸毛萇詩傳曰涘崖也虹胡洞切

神日毋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曰者陽德之毋汨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或

紛紛其流折兮忽縲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紛其流曲折或錯繆

俱往而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蓋地

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莫離散謂精神於是藻槩宵中灑練五

藏毛萇詩傳曰槩滌也槩與漑同澹澈手足類

濯髮齒澹澈猶洗滌也澈胡敢切投弃恬怠愉

寫典濁方言曰愉脫也王逸楚辭分决狐疑發

注曰典垢濁也勅顯切



皇耳目楚辭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當是之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

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超蹇發誓披聾而

觀望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蹇者履然蹇跛不能行也必亦切

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

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

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通流海水上潮能

令江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其始起

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淋山下翔水淋或為沂聲類

曰沂漂也口伶切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

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澄澄高白之貌也帷帳也其波涌而雲亂

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需需雲亂

也許值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

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

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

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



也顛顛印印据据疆疆莘莘將將顛顛印印波

也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為萃壁壘重堅

也協韻也旬隱凶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盤無垠

也盤磳廣大貌也觀其兩傍則滂渤佛鬱閭漠感突

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磳突怒而無

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

日觸窮力激堆磳郭璞曰沙堆也都迴遇者死

當者壞物發乎或圍之津涯茨軫谷分或圍蓋

言涯如轉而谷似例也一日涯如草轉也方言

曰茨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茨字許慎淮南

子注曰迴翔青篴銜枚檀栢名也迴翔水復流

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弭節伍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

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毋山王逸楚辭注曰

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曰食鮑山晝游於

胥毋疑骨母凌赤岸篴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

字之誤也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

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

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

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篴掃竹也山

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誠奮厥武如震如

怒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震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沌沌渾渾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越絕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

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沌徒本切渾胡本切

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浩之水如雷音若雷霆

發怒瘞脊清升踰跼選言物發怒礙止而涌沸少

雖也說文曰瘞礙止也瘞竹栗切屋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

者徒答切如淳漢書注曰蹠超喻也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

楚辭曰陵陽侯之汜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及起走獸未及發紛紛翼翼波

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蕩取南山背擊

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

顛覆然後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

而後平夷西畔澌澌澌澌披揚流灑澌澌澌澌波相楔也汨

乃罷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澌

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沈沈

爰蒲伏連延沈沈爰爰魚鼈顛倒之貌也蒲伏即葡萄也連延相續貌沈禹牛切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

薄北切洄與回同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

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蚘

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謂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鈎鉞芳錡加以詹何蚘螺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高誘曰蚘螺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王與登徒子借受鈎於玄淵土畧曰蚘子名淵楚人也然三人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

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孔老

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通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參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此亦

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

汗出霍然病已恣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恣乃顯切霍疾貌也



天



所  
圖  
書